

湯皇珍 2012 失憶以安居一

## 「尋找城市裂縫」

尋找始於偶然，一旦進入卻明白記憶根植於腦部深處，是存在賴以存在的原因。卡繆的異鄉人說：只要在這世上真的活過一天，就不怕沒有記憶去面對時間。我沒興趣采風，只是用盡全力記憶記憶的消失與飄忽，追補一種個體與社會相互處境的語式——一種失憶，才能讓我們假裝活下去。

緣起：

2011三月的有一天，台北城出現裂縫，老是遊晃的我就這麼偶然一頭跌進縫裡。

來不及思考，如德勒茲無頭的身體摔入狹長又深邃的穴洞，腦震盪外嗡嗡的耳鳴，眼冒金星，跌跌撞撞，長久失去連結的一團話語、聲音、空間、知覺卻電光石火蜂擁而至，我跌入了一不知今夕何夕。

接著，一天又一天我發現這些裂縫有「指標」——像向我招呼的手勢。他們叫做——台北好好看。

於是，我設置了一個平台連結 [Blog.roodo.com/citybody2011](http://Blog.roodo.com/citybody2011)

**邀集互動參與：**

**1.舉報裂縫－作者與參與者提出影像**

**2.向裂縫說故事－作者與參與者根據影像提出故事文本**

**尋城：**

我的裂縫尋找於是由台北出發，卻未曾終止於台北。2011四月  
香港、梅縣，五月上海，十月南京，十二月紹興社區，2012三  
月再訪香港...

所有的影像堆積成無發宣泄的資料庫，它們有的徹底消失了，  
有的還緊緊咬著殘篇，我每次與它們相遇都忍不住舉起我的  
手。





裂縫中有三層樓高、中央入口、兩戶對稱結構的公寓，有櫛次鱗比鎖從鐵皮圍籬裡泛出青苔的日式瓦屋，有突然像當街裸露出來的單間磚造矮房，背後有人炊飯、曬衣，打盹；缺了腳的藤椅，霧了面的茶具，翻出籬笆外的茉莉花、圓仔花；甚至我懷疑那架在兩樹當中的竹竿後面，媽媽會從被單間探出頭來叫我——台北曾經是一處水域那時我還沒有出生，或者，我還沒有來得及在記憶中記寫那些被填掉的溝渠、水塘以及濕漉漉的霧氣？

我俯瞰著一個即將消逝的老區。我就住在它們的上空。“妳來得正好”，馬上這些最典型——代表過去生活無以計數的落伍就要消失於地平線。凡不合鞋的腳一律削去，難怪目睹上上個世紀初正在巨變的城市身體，哀鳴的波特萊爾如此瘋狂。即將爆廢的過往先行化作污染的後巷，凌亂的環境，被生活遺棄的

自暴自棄捲起陣陣高飛骯髒的塵霧，幾寸大的空間塞進好幾戶人家既要居住又要營生，轟熱的鍋具，沾蠅的食器，衛生紙餿水中載浮載沈，倒往公共水溝的夜壺；謀生，看不見屋頂的天窗、環帶的陽台、刻花的列柱、統一的遮陽篷布——世紀初複製往黃金上海的巴黎生活——終於捨棄了空間的最低限關係，等待一切瓦解。

高樓的風呼呼叫，清早還沒有驚醒任何居民的時間鴿子徘徊在這些矮屋群落的上方；相同的悲鳴與抑鬱，一樣的囁語連連，我在今晨將醒未醒的枕邊一直掙扎在夢中措詞，不知腦中什麼部位巨痛欲裂，怎麼樣的言語，讓我可以陳述如此明白的道理？當我輕輕靠往你的肩膀，也許你的心裡正要問：為什麼？巨鹿路、陝西南路、淮海中路、愚園路、甜愛路、武夷路，在上海的淡水路，離蘇州有一段高鐵車程的蘇州河，白渡橋、外灘，以及被遺忘路名的點石齋。新添上：平江路，北寺塔與夜裡坐在橋畔的街坊剪影，水裡牆垣如黑白古照捎來五月寒意的晚風。蘇州與巴黎的緯度到底相差多少？

經過苦寒的冬季，聖米歇爾大道每每擺著丁丁歷險記的書店後閃身小巷，嚴格的文法老師帶著眼鏡逐條盯校，上完語言課我

總是像歷經一場大戰。大道盡頭塞納河飄著霧氣，橋墩上古式街燈還亮著，法蘭西學院不遠，穿過鑄鐵的藝術橋後是羅浮宮，來到藝術之都我二十七歲。如果你忽略拉著各種克難車的苦力，坐在里弄口不動的老太太，也不去理會聽不懂的上海話，單獨框住你記憶中的位置，這些出現在異域的老屋樹叢就會讓你恍恍惚惚來到巴黎郊區。完全無誤。

我的手臂好幾次在夢中醒來時痲痺不能動彈，接近手指部份的知覺就像打了麻藥的牙床隱隱腫脹，像脫離身體的外物。這個空間要不然安靜得怪異，要不然突然發出巨響：廣播、車動、人言、飯味，總是那麼莫名的對照——現代化建築的極致與現代化前完全依據臨時需要堆疊並陳的巷弄與居所——一起構成好像雙方都不願的生活的生活。

將醒未醒不清晰的恍惚夢見母親來訪；走在裂縫一生鏽的果菜籃篷，窄小的公寓樓梯，伸出街道的曬衣吊杆，叮叮而過的電車，人聲、飯味、廣播如在耳際，磨石、鑄銅、框裱、梨花、霓虹以及大紅帆船，春天飄香的流蘇，極品鳳凰單機，彷彿來不及繁華已經衰老。我既不想尋找虛無縹緲的異國情調，也無能面對愁苦的他者現實，我路過，輕輕歎息後離開，一如所有

在時空中逆旅的行者，無從居定。

“廣東梅縣”最早出現在一個電影場景，刨冰店外噹噹行過火車的平交道，寫著台灣“烏松”的路標，問路的人帶著包袱卻要回去梅江橋，梅縣的梅江橋。昨天，我的確跟著一個返鄉的人，經過比梅縣還小得多的高思鄉，高思橋下已無兒時潺潺流水，上學的泥路先拓寬為田埂間的水泥小徑再鋪建雙向行駛的建國大道，一路前往蕉嶺。回到至親早已不在的空間為蒙塵的臉龐再拭一次思念，山石歷歷，紅土照眼，滴水不見，我們說垃圾滿谷、城鄉差距、危機未來，我們不敢說今年九十餘的父親再度回家。

夜裡，那年睡過的房間，窗櫺依然陳舊，被套卻新添織花。蟲聲唧唧，我睡得不覺，妹妹卻驚駭相詢，隔天二嫂學哪種蛙鳴極傳神，鏡頭前卻笑得再也重複不得。我帶著神遊在異類時空的母親唱一首兒歌，在她天真又飄渺的眼神中知不知道父親帶著我們全家返鄉，回到祖父、母的靈前傳遞一則孫子結婚的喜訊。我由尋城的縫隙撥出四天前來會合原以為是在完成別人的旅行。

弄瞎了眼的伊底帕斯，背負巨石的薛西佛西，裂縫是不能承受的改變。青春不能改變，最在乎的人事物不能改變。記憶曾有馨香，記憶曾有歡喜，記憶曾有一點說不出的訊號與模糊的情愫，我們都會不知所措的尋著這些觸動慢慢的摸索著陸的軌跡，就是一點光暈，無法辨明那是飛翔還是死亡的陷阱，我們還是會不知所措的撲上去。關於城市以及個人的流光，哀愁、慾望與瘋狂。

寫記憶在青綠的芭蕉葉，開出香花的柚樹叢，頃倒無人的房舍土堆以及下過雨留下的泥濘腳印。天井落花無人，新摘的春穫在昏暗的大灶上翻騰，嗚嗚嗚叫的警笛，聽不清的街道雜訊忽響如雷，我只能習慣慢慢辨識空間中相異的裝飾、聲音與溫度，明白我是在踏上歸程中途停留的床上醒來，淚流滿面。親臨發臭的河，直視無可挽留的潰敗，才能完成向著屬於自己的裂縫飛身而入。



**演出：**

敘述文本掙扎在我的日記、諸多人的旅程以及紹興社區即將面臨拆除驅趕的實況，幻化成一種失憶的囁語，或者，正是一種記憶的敘述，一種無法「說」的「說」、無法「演」的「演」。

**1) 湯皇珍 尋找城市裂縫－台北香港 現場演出**

**2011 04/28 19:00 九龍油麻地上海街活化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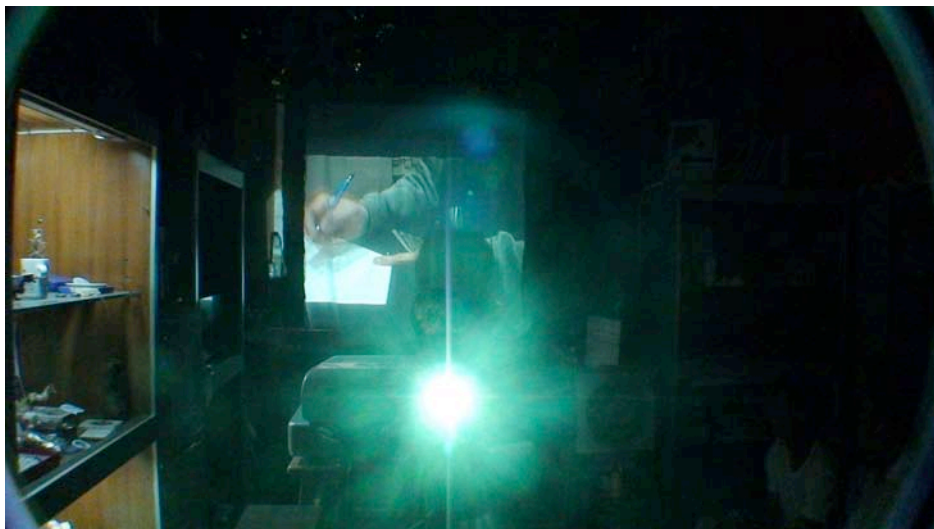
三台攝錄機 三台投影機 控制員與說書者

協同演出：區詠欣、關愷霖、朱嘉程

觀眾諮詢參與連結：

<http://blog.roodo.com/citybody2011>

<http://air-wooferten.blogspot.com/>





2) 湯皇珍 尋找城市裂縫－台北篇 這裡曾經有個家

2011 12/25(日) 19:00 紹興南街外好好看公園



3) 座談演出 2012 2/18(三) 19:00 Pema Lamo Gallery 貝瑪畫廊

